

双鸭山文史资料

双鸭山文史资料

第一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双鸭山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责任编辑：陈雅岩 孙凤英

双鸭山文史资料

第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双鸭山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双鸭山矿务局印刷厂印刷

1986年12月第一版

1986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前 言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各级政协组织都要“根据统一战线组织的特点进行关于中国近代史、现代史资料征集和研究工作的开展，保存和积累有价值的史料”。为此，政协双鸭山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决定出刊《双鸭山文史资料》。

《双鸭山文史资料》第一辑，是从已征集的许多篇文史资料稿件中，精选出来的一部分文稿刊印的，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几个方面的内容。这一辑文稿的作者多是在政协工作过的老同志，撰写的文章又多是他们亲历、亲见、亲闻的史实。我们期望《双鸭山文史资料》第一辑的出刊，会起到“可激共鸣”的作用，对“抢救”年事已高的老同志所掌握的史料，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广泛地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对文稿中的史实、人物、时间、地点等做了一定程度的校核。但由于我们的工作刚刚起步，经验较少，难免存在某些缺点和错误，希望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予以补充和订正，欢迎广大读者提出批评和建议。

办好《双鸭山文史资料》对于保存珍贵史料、推动两个文明建设，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巩固

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衷心希望当事长者、知情人士、各界朋友积极撰写回忆文章，协助我们不断提高《双鸭山文史资料》的质量，为开创我市文史资料工作的新局面，为振兴双鸭山做出贡献。

我们的文史资料工作受到市委、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受到社会各有关单位、各界人士的热心帮助。在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双鸭山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目 录

回忆创业初期的双鸭山煤矿·····	<u>段宝奎</u>	(1)
我的红军生活片断·····	林玉安	(39)
双鸭山忆旧·····	武心田	(48)
我和双鸭山的早期私营工商业·····	邸志佳	(60)

回忆创业初期的 双鸭山煤矿

段宝望

富安、富桦、星华三矿鼎立的始末

一九二七年初冬，有几位打围的（猎人）从岭东往山里走，跨过安邦河又往右拐到白皮营附近打尖（休息吃东西），他们在土崖子底下拢火烤干粮时，忽然发现一个獾子洞，倒出的土都是油黑的，很觉奇怪。因为他们几个人都是从辽宁省本溪县搬到北大荒来的，多少知道一些煤的知识，这次看见黑土面儿，觉得象煤，但又拿不准主意，于是把黑土面儿用袋子一装，背起来就到集贤县西门外铁匠炉找老樊头去了。老樊头把黑土面儿向炉里一撒，忽拉一下子都着了，大家一看都乐了：“是煤！是煤！”

“太平沟里白皮营出煤了！”这个消息在集贤一带传开了。一传十，十传百，后来传到了黑脸赵把头（赵万德）和小汤（年青人，叫汤永生）耳中，他们连袂上山，仔细察看。赵万德曾在海参崴下煤窑很多年，积累了一些采煤经验（他对后来的双鸭山煤矿贡献很大，是我事实上的黑脸老师，比我大十岁，已故二十多年了）。他感到

在此采煤有利可图，于是就率人干了起来。

老赵在岭东，见山包就挖，蹲井子开沟。不久，就在现在的一井山腹挖到了煤，煤层厚达两米四，他们就沿煤层走向开采，到一九四七年二十年间沿煤掘进六百四十米，这就是矿史上有名的“老三号”。汤永生在大岭西东挖西挖也找到了煤。当时岭东除老三号外，在别的山坡也大挖特挖，一时好不热闹。折腾了一、二年，钱花光了，物资、粮食也接济不上了，赵万德就同大家商量，决定找一个靠山，于是他们就以岭东老三号为主，去富锦县二龙山找段有银（大地主，人呼之为“段五爷”）给当财东。段有银当了财东后，岭东那一片就叫富安煤矿（意思是煤矿上的人多是富锦人和安邦河流域的人，取头字故称“富安”）。

富安煤矿一出现，当时吉林省政府实业厅就派人下来征税。在旧中国，松花江以南属于吉林省，汤原、鹤岗属于黑龙江省。富安煤矿纳税后就在吉林省实业厅取得了矿业权（旧中国矿山可以民办）。这样一来，汤永生着急了，就找到了桦川的景祥当矿主，景祥把大岭西一片地方划为己有，并称之为“富桦煤矿”（这伙人多是富锦和桦川县的人）。还没成型的小岭西一带，由依兰县的杨鹏山等人，合伙开了星华煤矿，也都跑到吉林登了记，取得了矿业权，于是形成了三矿鼎立的局面。

三矿鼎立的局面形成后，在吉林却一直在打三矿边界的官司，谁往吉林省政府实业厅送的钱多谁就胜。山上

呢，道响山响，树叶关门，人也关门。什么叫道响呢？就是冬季到了，道路上冻了，能进山拉煤去了，这是道响；有来拉煤的了，就有人刨煤出煤了，这就是山响；刨一冬煤，运一冬煤，第二年春末树叶出齐了，道也坏了，车进不来，煤也运不出去了，一把火把马架子一烧，卷铺盖下山，整整一夏闭山，这叫树叶关门，人也关门，每年只干半年；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一九四二年。这十五年估计出煤四、五万吨，大部分运到富锦县。

日本垄断资本的侵入

日本人掠夺双鸭山是从一九四二年开始的。一九四二年日本垄断资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所属的抚顺矿，买下了双鸭山的三个小矿，准备大规模开发，但是晚了，他们在双鸭山的买卖是赔本的。一块煤还没运出去日本就投降了。

抚顺矿一买下双鸭山，就开始下功夫调查，发现储量可观，当时说有一亿吨，况且煤质优良，可炼焦炼钢，是宝贝，如果年产八十万吨也可采五十~六十年。那时正处太平洋战争前夕，日本人的算盘是能抢点就抢点，于是决定大规模地开发双鸭山。年产八十万吨怎么算出来的不详细，开井地点选在现岭东八井安邦河西岸山坡上，开采方式是打竖井。他们山上山下双管齐下，在山上打钻挖槽探，到处找露头，还打了二十一个一百五十米的钻孔：山下修三线，还在佳木斯设了一个“富锦矿业所”。

修的三线是：

公路：从佳木斯修到双鸭山。粗制的沙石路五至六米宽，能通卡车。

铁路：路基已经从佳木斯修到双鸭山的尖山子，铁轨铺至卧槽河子（现丰乐）。解放时已经被人全扒掉了。

输电线路：从佳木斯修建送电铁塔一直到岭西变电所，约七十多公里。

一时间可热闹了，山上最多的达三、四千人，山下满山脚都是茅屋，干什么的都有，大烟馆、妓院、小饭馆也出现了。日本人约有七、八十人。技术主管叫技师，是由抚顺派来的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叫中安信丸的担任（和我同学，比我高一年级，一九三一年毕业，现在是日本煤炭界的头头，工学博士），除了日本职员外，从抚顺还来了几位中国工人，后来都留在双鸭山了，记得有孙源斋、刘广勋、孙长明、季绍英、石凤岐等，他们都为我市的煤矿建设作出了贡献。

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投降了，在富安矿（现在的岭东矿），日本人还没有正规建设，连象样的房子都没盖成，只是半拉，如原岭东劳改队那个楼和现岭东医院门诊部的那个平房都没上房盖，撂下就跑了，还有几栋平房都没有盖，此外，就是简易住宅了。一九四七年我们接收时，建筑物就这几个。日本人还留下一个仓库，里边什么都没有了，山上储煤据说有五万吨，已被一抢而光。日本人剩下的重要东西就算佳双间的“三线”了。

决定开发双鸭山的经过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祖国光复了，当时的合江省有四个煤矿：鹤岗、鸡西、双鸭山、达连河。为了佳木斯铁路畅通，铁道部门首先占了鹤岗，东北局占了鸡西，只剩下双鸭山、达连河还没正式恢复生产。当时合江省已经度过了两个无煤的冬天了，煤的问题必须尽快加以解决。这两个矿先开哪个呢？当时合江省有两个日本留学生，一个叫袁世安（日本京都帝大采矿系一九三三年毕业生），另一个就是我（一九三二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采矿系）。于是就决定派我们两个人先到双鸭山、达连河进行调查，然后再定夺。我们两个在合江省政府工商管理局副局长万鹏和省政府秘书长张恩璞的率领下，于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五日同合江工业机械厂的刘尚林一起赴双考察。乘卡车走出佳木斯不远，道就不能走车了。万鹏回佳木斯了，张恩璞一个人带我们改乘马车东进，十八日到了双鸭山。到双鸭山后，张恩璞领我们找到这地区的负责人朱洪恩同志，朱洪恩一看我们来了，高兴极了，就叫他的警卫员李日升弄点菜来，小李同志提枪出去了一袋烟工夫就回来了，进屋就说：“谁来帮个忙，抬回来。”原来他打了一个大野猪，我们吃了好几天。开始工作后，孙长明每天领我钻煤洞，从岭西到岭东凡是能钻进去的大小煤洞都钻个遍，一一记在本子上。刘尚林则在岭西仓库查点残余机器、物资，大约一个礼拜时间，基本把双鸭山的情况摸清

楚了，我们于二十五日才返回佳木斯。到佳木斯后没等整理完材料，我们又乘船赴达连河。当时的达连河煤矿，堪称小鹤岗，很象样，有楼有房屋，有正式井口。我们仍象在双鸭山一样，我查井口看图，刘尚林查点仓库并一一作表成册，弄明白后才返回佳木斯。

到底开哪个？这是关键时刻，举足轻重。我们作了一下对比：

①煤质：双鸭山是气肥煤，可配焦，可用于炼钢，是重工业用煤；达连河煤是气煤，灰粉低，是瓦斯发生炉煤。双鸭山煤能贮存，固定炭高，不易自燃，低瓦斯；达连河煤不能露天贮存，一、两个月就自然发火，井下瓦斯量大，容易发火，是瓦斯用煤。

②储量：达连河煤田贮量大，从松花江底到通河县都是，据日本人计算有三十亿吨，这是国家的宝贵资源，适用于大规模开采，尤以大露天为宜，但需要松花江改道。当时井口全都被井下涌水淹没，一句话，治水费事；双鸭山的远景储量三亿吨，岭东、岭西眼下可采一亿吨，可开一个中型煤矿。

③铁路运输：达连河只有在夏季江运通航时才能用小火车从井口拉到江边沙河子小码头装船外运，大铁路从南需跨倭肯河，从北需跨松花江，我们没有能力建铁桥，修铁路；双鸭山则不然，路基已修到双鸭山，并且已从佳木斯试通车到柳树河子，也就是说修好了一半，其余一半也容易修通，全线涵洞铁桥都修好了，只要一通车煤就直接

运到佳木斯，方便得很，还有稍加修理就可以用的公路一直通到矿区。

④动力用电：两矿都没有，都依靠佳木斯电厂。达连河已将变电所建好了，双鸭山到佳木斯的输电铁塔已建好，是北满唯一的一条铁塔输电线路。只要把倒塌的两空铁塔修好，再挂上三万米线就可通电，很简单。

⑤公路运输：如前述，达连河不如双鸭山。

⑥效益及技术：达连河是抽水出煤，出了煤烧锅炉，再用气泵抽水，这样的循环何日变成产量？变成经济效益？双鸭山一刨就出煤，出煤就能见到经济效益。从火、瓦斯以及当时的技术水平、器材供应情况来看，达连河没有保证，连坑木都没来源；双鸭山则上山现砍现顶都来得及，先土后洋适于双鸭山。

经过对比，我们决定先开双鸭山。省政府的指示是：“年产三十万吨，寿命三十年，没有投资，自力更生，以矿养矿。”同时还同意将矿上存的六百八十吨焦炭留给双鸭山。就这样，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开发双鸭山的政策定下来了。

双鸭山矿务局正式成立

一九四七年六月九日，以张恩璞为首的双鸭山首批开矿人员组成了，其构成如下：

张恩璞：副局长，当时二十五岁，任省政府秘书长，现任国际信托投资总公司副总经理；

袁世安：矿师，当时四十三岁，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

业，已故；

段宝堃：矿工，当时四十三岁，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一九八三年离休；

薛洪超：技师，当时二十八岁，长春工大毕业，曾任七台河矿务局建设处长，现病休；

刘尚林：技师，当时二十四岁，现任双鸭山矿务局机电副总工程师；

李仲：张恩璞的警卫员，当时十八岁，现任七台河矿务局组织部长；

孔庆财：是车老板子。（此外由朱玉铎常驻佳木斯管后勤材料）

我们七人坐上一辆大车从佳木斯出发，走了三天，于六月十二日到达富安矿。当时全矿共有六十七人，加上我们一共七十四人，其中有三名女同志。经过筹备，双鸭山矿务局于一九四七年七月一日正式成立。但是，在为煤矿命名的问题上曾几种意见，有的说应叫富锦矿务所，有的说应叫集贤矿务局，也有的说应叫双鸭山煤矿局，我们想起鹤岗来，它的名字叫“鹤岗矿务局”，那我们也叫矿务局吧，再冠以地方名字，干脆叫“双鸭山”吧，大家一致同意，于是就称之为“双鸭山矿务局”。张局长向合江省政府汇报后，就这样批准了。

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伪满时期，我曾任佳木斯市伪市长，解放后，党对我

进行了教育挽救，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日，又派我去鹤岗矿务局任东山矿副矿长，正式参加了革命工作，四七年我来到双鸭山开发矿山以后，党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三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原来四七年下半年以来，开展了土改运动，佳木斯市提出要抓伪市长段宝堃，我在山上对这事一点也不知道，来捕我的人直接到岭西找张恩璞局长，张局长没有马上让人接待他，叫他休息。等到午后两、三点钟，副省长李范五由万鹏陪同到双鸭山视察，张局长就把我的事一起谈了，李省长决定不交人，并不让告诉我。第二天，住在岭西的李省长叫我去开会，他和万局长问我：“今年能出多少煤？”我说：“半年二万吨，全年能出五万吨吧，全靠掘进出煤。”“明年计划出多少？”“岭东、岭西共出十八万吨，岭东十二万吨，岭西六万吨。”“太多吧，别累着，把眼光放长些！”我说：“行，不算太多，岭东老三号，三〇四、新四井、新六井都是平洞，条件好，出煤率高，明年仍然是全掘进，给四、五年后打底子，每年翻一番，一九五一年年计划要出八十万！不过，要求政府大力支持人力、物力。”李省长接着说：“一九四八年十八万吨，多一点，任务给你们十五万吨吧！”就这样，李省长、万局长、张局长、杨局长还有我，在袁世安的主持下，定下了一九四八年生产计划（结果到一九四八年，全年出煤十八万三千吨）。开完会后，李省长亲自对我说：“你不要出这个山沟，至少要呆五年。第一，把煤矿搞象样子，要

具有相当规模。第二，把这两个小学生（指万鹏、张恩璵两个局长说的）给我教出来，别老叫他们当‘白帽子’。”我说：“政府既然重用我、信任我，我一定要报答知遇之恩，一定要作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决不使双鸭山半途而废，决不离开双鸭山。”第二天，李省长、矿务局局长和指导员都回佳木斯了，临行时，张局长给我一个禁足令：“我们都回佳木斯，就你一个人在山上，你绝对不能下山或擅自回佳木斯。”我说：“可以，放心吧”。

直到十月中旬我才知道，围绕着杀我还是留我的问题，在佳木斯曾经开了两天会讨论，最后做出决定：我们党需要知识分子，段宝瑩不能杀。就这样，我段宝瑩最后一次接受了党的宽大。从一九四五年以来，我多次蒙受党的恩惠，我还有什么说的？中国有句古话，“士为知己者死”，谁是我段宝瑩的知己呢？是党，我段宝瑩怎能不肝脑涂地为党的事业竭尽忠心呢？党给我第二次生命，恩重如山，我能不回报吗？现在回头一算，三十八年来，我没有离开双鸭山，我信守了对党的誓言，对新来的局长、书记，如梁成义、宋乃金、胡绍中、王元昌等等都从 A、B、C 开始教给他们煤矿知识，我不保守，只要你想学，我就尽最大努力去教，我决心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双鸭山！

恢复生产抢修两线

矿务局成立了，可是面临的困难很多，为了尽快摆脱困境，一方面要抓住出煤，把生产尽快恢复起来；另一方

面要尽快解决铁路运输和电力问题。

我们先把原有的井口恢复起来。为了解决人的问题，从集贤各地招收工人，不久，赵万德、谷文卿、汤永生、艾兆坤也都上来了，一个月后就来了二百来人，可是这些人外行比较多，必须先教他们。例如外号叫“司令”的崔金辉、朱志福学棚棚子，一个姓姜的大个子学铁道木匠，王福廷学挑挑儿等等。就这样不到一、二年，所有的工种都已熟练了。当时最重要的是出煤，出了煤后，再烧成焦炭，佳木斯合江工业机械厂是焦炭的常用户。当时一窑用六十吨煤，烧出三十吨焦子，虽然明知道笨窑烧焦子是浪费资源，可在当时，不具备机械窑的条件，只能人工笨烧了，用当时的合江币来计算，一窑煤六十吨合六万元，烧出焦子三十吨，卖价是每吨二万五千元，三十吨就是七十五万元，六万和七十五万之比，还是有利可图的。我们抓住了这个买卖，在经济上就支配开了。一直到了年末，才因为太浪费资源而停烧。

当时我们最先着眼于老三号，在延伸六百四十米的基础上一一直往里钻，到四八年末，老三号掘进去一千二百米了。从三道门子往里五百多米每隔六十米开一个上山，每个上山和平巷贯通。同时还把原有的其它井口也恢复起来了。

在出煤的技术上，也只是巧用双手双腿。完全是手刨镐，五人一组，一个人刨、两个人装筐、两人肩挑，效率满不低呢！说起手刨镐和挑挑儿，也真出几个劳模呢。我还